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鳥

謄錄監生臣莊承簪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三

五燈會元

釋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五燈會元二十卷宋釋普濟撰普濟字大川靈隱寺僧也其書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釋維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嘉泰普燈錄凡五種撮其要旨彙為一書

首卷叙七佛以下傳法世系次卷以後則叙
四祖以下分派支流各按法嗣世數載入焉
蓋禪宗自慧能而後流派滋多有良价號洞
下宗文偃號雲門宗文益號法眼宗靈祐慧
寂號為仰宗義元號臨濟宗學徒傳授幾徧
海內宗門撰述亦日以紛繁五燈之書遞相
推行至有百餘卷說者或譏其冗蔓輾轉數
千萬言不離文字於彼教中直指人心之說

頗相刺謬是書刪掇精英去其冗雜叙錄較
為簡要雖機緣語句悉見採撫而考論宗系
分篇臚列於釋氏之源流本末指掌了然例
以儒書蓋亦淵源錄學案之類緇林故事實
可藉以考稽故焦竑經籍志於釋家類中別
出傳記一門以此書與僧寶高僧諸傳同收
入之均取其有資典故固非語錄諸家但以
空言敷演者比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

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

校

官

臣

陸

費

墀

五燈會元原序

原夫菩提達磨遡大龜氏於釋迦文佛眴青蓮目而得
教外別傳之旨之二十八代之祖也既佩佛心卽於梁
普通之初至東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迺曰吾不
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為宗六傳至曹溪大鑑
支而為南嶽青原又分而為雲門臨濟曹洞為仰法眼
五宗支分派列演溢于天下矣圭峯密公禪源詮曰禪
之目有五曰外道禪曰凡夫禪曰小乘禪曰大乘禪曰

最上乘禪若古高僧之功用與夫他宗之所謂禪者則皆前四種禪惟達磨展轉相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蓋最上乘禪也紫陽朱文公曰達磨盡翻窠臼倡為禪宗視義學尤為高妙矣又曰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用是知文公深明別傳之旨要非言教所及世之人徒見公衛道植教之語而於吾氏未能窺斑嘗鸞輒肆詆訾是不知公也近時浙人黃氏自負博洽以教外別傳為非佛氏之學而別為一學吁得稱通儒哉是又朱子

之罪人矣別傳之道本無言說然必因言顯道顧雖明
悟如釋迦文佛亦由然燈記莛故知祖祖授受機語不
得無述焉宋景德間吳僧道原作傳燈錄真宗詔翰林
學士楊億裁正而敘之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為廣
燈錄仁宗御製敘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績燈
錄徽宗作序淳熙十年淨慈晦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
淡齋李泳序之嘉泰中雷庵受禪師作普燈錄陸游敘
斯五燈之所由始與藏典並傳宋李靈隱大川禪師濟

公以五燈為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迺集學徒作五燈會元以惠後學恩至渥也國朝至元間於越雲壑瑞禪師作心燈錄最為詳盡特援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公出馬祖下致或人沮抑不大傳于世識者惜焉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慈氏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無盡燈者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昔王介甫呂吉甫同在譯經院介甫

曰所謂日月燈明佛為何義吉甫曰日月迭相為明而不能並明其能並日月之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為然介甫擊節稱善吾宗以傳燈喻諸心法而相授受者其有旨哉會稽開元大沙門業海清公蚤叅佛智熙公于南屏既得其旨復典其藏教久而歸故隱闕一室以禪燕自娛廣智訢公題之曰那伽室而銘之其鄉先生韓莊節公為之記公今年及八十每慨五燈會元板燬學者於佛祖機語無所攷見於是罄衣鉢之資以倡施者

惟是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領行宣政院事喀喇公首捐俸
資而吳越諸師聞而翕然相之板刻既成使其叅徒妙
嚴徵言敘其端予視清公蓋諸父也嘗承其教誠挹其
高風茲復樂公之所以為惠來學之志有成用不辭蕪
陋而序之云爾至正廿四年龍集甲辰夏四月結制後
五日杭中天竺天歷萬壽永祚禪寺住持番易釋廷俊
序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林鏞書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一

宋 釋普濟 撰

七佛

古佛應世餘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譚賢
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按長阿含經云七佛
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
室利為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

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

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

舍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

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

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窩茶二名提舍

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

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

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
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
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
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十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
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
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
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

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

見在賢劫第一尊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

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

賢劫第二尊

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

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

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

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

賢劫第三尊

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

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

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

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

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

賢劫第四尊

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位

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

諸天衆說補處行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曜經云佛

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

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

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即周昭王二十四

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

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

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牕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厯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

成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

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
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
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特示雙
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
已寂滅為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荼毗之燼後金棺
如故爾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
致火焚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
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

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

來為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為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及辭天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

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世尊昔因文殊至諸
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
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
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
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
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
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
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

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世尊因波斯匿王問
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
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
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為
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
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
門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
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世尊因有

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邪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為戲論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彊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

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
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
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
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
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
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
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
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

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

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
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
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
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
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
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
處竈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
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

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
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
羅漢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
此土人間天上一切憐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
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
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
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
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

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
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
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世尊因有外道問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
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
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
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

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為是梵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

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
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
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
問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
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
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
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
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

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

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剎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挿曰建梵剎竟時諸天散華讚曰庶子有大智矣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

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華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

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
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
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地獄
分我豈有出地獄分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
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
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
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殃崛摩羅因
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

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商人曰還聞否曰不聞商人曰莫禪定否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嘆曰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氍毹兩段世尊在靈山會上拈

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
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
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
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
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
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世尊於
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

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為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

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
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繇
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
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
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
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
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即
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

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
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
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
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
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為漏
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
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
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

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
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
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
禮衆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
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
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
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
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

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難足山俟慈氏下生即周
孝王五年丙辰歲也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
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
問我覓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
自為者曰我若不為誰為我為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剎利帝父斛飯王實佛
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
夜生因為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為總持第

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
佛乃命為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
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
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
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
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
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
門前刹竿著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

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為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離城見尊者在恒河中流跏趺

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
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
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
者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為苦
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若偏向一
國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以恒河
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
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胡跪白言我於長

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即變
殑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衆說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
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仙
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
末田地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
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
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
悟悟了無無法尊者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

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
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閼世王各造寶塔
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
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語商諾迦
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
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
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

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耆多以為給侍因問耆多曰汝年幾邪荅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荅曰師髮已白為髮白邪心白邪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耆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為落髮授具乃告曰昔

如來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
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
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即隱於罽賓
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麤多有五百徒衆
常多懈怠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
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
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
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麤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

五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毼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毼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更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

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為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為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燒害否波旬曰我誓回

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
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
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
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
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
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
出家心出家荅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尊者曰不為身
心復誰出家荅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

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
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
種卽為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
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
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
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
舍利建塔供養卽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通
真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
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耆多尊者為解
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
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聞師
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
為真法味能度諸有緣耆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
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

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
為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
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
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
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
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
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
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

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
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
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
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
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
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
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

大士為吾嗣乃入城於闐闐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荅曰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

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
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
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
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
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
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
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
即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
執酒器遊行里閤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
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
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
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
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需
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
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

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
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
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
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
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即
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
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

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
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
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
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
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馱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
中當得為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佛陀難
提即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塋其全身
即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既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為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祖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祖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

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

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荅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
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
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
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
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即現
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祴盛舍利隨處

興塔而供養之即貞王二十二年己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
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
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
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
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
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
皈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為毗舍利國王

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
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馬如來
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柰國摧
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
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
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
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閔全身即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

無作諸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
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
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
化為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
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
有魔來與吾較音角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
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
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

若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
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
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
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
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祖曰汝化性海
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為說性海曰山河大
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
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

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
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
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
以真體藏之龍龕即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三
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
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
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

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
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
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
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為比
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荅起
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
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
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

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蟠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

焉即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
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
迹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
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
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
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
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

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
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
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
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
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成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為剃
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幻術衆
皆宗仰祖悉為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
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

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八月輪三昧廣現神
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
以塋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
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
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
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即為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

唯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
說法非聲色也祖既得法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
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
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
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迺問其故祖曰
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
施故報為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
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

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
偈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
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百五百年為大教主
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
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彼問
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
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
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

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
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
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
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
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
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八奮迅定身放八光
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
辰歲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

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
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
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
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
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
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
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
是無我難提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

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
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
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
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
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
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
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
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

佛者即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
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
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
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
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
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
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
相内外云何起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當前漢

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矚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

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

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
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
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
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
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
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
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
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

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

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荅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為

自在天人

欲界第六天

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

欲界

第二天

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

色界

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繼祖時至遂

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

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

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

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

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閑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閑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

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
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
髻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闇夜多
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二十祖闇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
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為之首

者名婆修盤頭

此云徧行

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

為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

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
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
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
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
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
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
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
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

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與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

理竟祖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
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
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一夕
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
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
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試
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

大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為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

此云野
鵲子

昔如來在雪山修道

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

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
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
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
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
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
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授具付法
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
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

復坐跏趺而逝茶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
丁巳歲也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祖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

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繁錄

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

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
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
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
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
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
之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
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拏
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

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
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
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

印度以一
年為一白有弟子龍

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
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
槌撞鐘受報聰敏為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
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
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

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
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
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衆相隨鶴勒
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
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
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
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
乙巳歲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常感羣鶴戀慕故名耳

月氏國

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為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王問曰

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天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

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
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
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
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
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
欣愜然未曉將惟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
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

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
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
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
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
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
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
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
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

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奉左手今既長矣
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
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為僧有
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顰珠付之今還吾珠理
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即與授具以前緣故名
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惟難非久如來
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
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已

以僧伽梨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

怯於頭王即揮及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
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
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宣宿因
解其疑網

事具聖胄集
及寶林傳

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

當魏齊王二十年己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
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
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

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為王禮
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
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
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彼曰無心為義祖曰
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
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
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為辨非義是
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

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為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授具後六十載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

祖曰子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

當為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事
密多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密多曰當為佛事祖
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
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
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
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
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啟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
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

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秘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

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

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即荅曰汝行何緩或曰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纓絡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祖付法已即辭
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
即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
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
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
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

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
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
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
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
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
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
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
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

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即
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
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
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祖因東印度國
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祖曰
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
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
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
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
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
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
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
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
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

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往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

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
聽吾識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
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識佛教隆

替

事具寶林傳
及聖胄集

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

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
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
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
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

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
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祖喟
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
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
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荅曰於
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
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
相何名為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

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
曰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
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
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
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
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
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
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

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荅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

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
提聞祖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
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
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為一為二彼衆中有婆蘭
陀者荅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
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祖曰
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
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

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為一為二彼衆中有一賢者荅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為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伏至無得宗所

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荅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荅曰此心不動是名為寂於法無染名之為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

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
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
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
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
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
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
於國內者舊為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
薄當何救之即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

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
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
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
行以副慈命即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
翦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
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
奪尊威縱彼福慧為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
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

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

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

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
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
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
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
八十為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
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
置于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為主
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

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為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竒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為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

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即隨使而至為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于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貪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

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
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
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
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
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即
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
謂祖曰當何施為令王免苦祖即令太子為王宥罪施
恩崇奉三寶復為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

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
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
九即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
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即
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汎重溟凡三
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
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
使齋詔迎請

舊板年甲差誤今依梁僧寶唱續法記宋嵩禪師正宗記前後改云

十月一

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居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

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
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
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
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
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
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
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
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

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
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
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
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
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
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
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
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

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

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
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
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
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
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潜符密證千
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
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
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

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
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
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
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說法

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
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可
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
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

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
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

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
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
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
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
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
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
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
祖銜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

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銜之曰未
審何人弟子為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
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苦不言何表通變觀
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為識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銜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
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
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
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

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
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
端居而逝即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
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
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啟壙
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
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為信道者竊在

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

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年號依紀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屈詔命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于蔥嶺孝莊帝有旨令啟塋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即位未幾為爾朱榮所弑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分割為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啓塋之說乎按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蔥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

已此乃
實錄也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
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
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
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
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
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
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

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嘗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

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
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
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
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
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
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
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提達
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

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
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
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
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
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汝當諦思前
言勿懼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
傳付祖付囑已即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皈
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

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厮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

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甚麼得
債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
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
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
更無殊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
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
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
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
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

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
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
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
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
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
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為四衆廣宣心
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
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師信

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

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
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
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
齊含萬象不見精麗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
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
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好不好勞
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

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
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
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
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
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
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
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

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
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
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
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
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
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
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

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
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
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
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
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邪
答曰姓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
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付法
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

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
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
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化後橫出一枝佛法
否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
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
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
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
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

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

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
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
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
之汴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
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
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
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
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

若為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
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
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
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
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
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曷敢當之神
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
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

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
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
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
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
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
其偈云何同學為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
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
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

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
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
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
碓以杖三擊之盧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為
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
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
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

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
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
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
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
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
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
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

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即共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

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為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為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畧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曰能是有道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荅會元
卷一

七

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

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剝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荅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

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即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

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為壇經盛行于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

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
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
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
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
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
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
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
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

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
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
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
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
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
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
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

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
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
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為中興寺三年十
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
祖新州舊居為國恩寺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
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
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
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
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
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
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
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
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
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
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

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
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
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
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
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
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臥輪非名祖說
即住處也

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真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

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殮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跣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矚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烟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

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章

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

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

西域屈胸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為裏中

宗賜磨衲寶鉢以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

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

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

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

於石角邨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

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
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
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
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親平等况彼欲求供養罪
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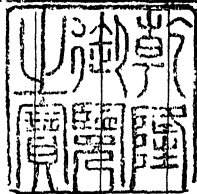
爾後甚有
名賢贊述

檀施珍異
文繁不錄

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

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
勅刺史楊瑊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

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
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
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
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
氏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
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皇帝即位留
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五燈會元卷一